小說月報叢刊第五十一種

一個青年（創作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一個青年

創作集



1924

目次



一個青年

「這一回跌入煩悶之淵了！」青年連山這麼想時，上排的牙齒緊緊的咬着下唇，同時就倒身躺在榻上。他舉起兩手儘把頭髮抓着，彷彿要從此拔去煩惱的煩惱的樣子。頭髮本來梳得光光的，經他抓着就像秋後的荒草了。



遠處有些鴉聲，欲沈復起，應是棲枝未穩，所以這樣悽曼地啼着。

室內靜寂得像個無邊的空虛，連山可以聽見自己頭腦裏騰騰的脈跳。西面窗外射進來水一樣的太陽光，不一會兒又不知不覺隱去了，差不多是一種魔光。插在花瓶裏的粉白的菊花瓣兒乾了，一絲絲下垂着，實含些悽惻的意味。牆壁上安徒生柴霍甫托爾斯泰的相片並排掛着，足見此室的主人是文學的愛好者。安徒生的臉很俏皮，似笑非笑的，一雙眼睛尤似乎充滿一種譏諷的意思。柴霍甫正

在那裏發愁眉頭蹙得緊緊的。托爾斯泰所處的地位在牆角，光線最暗，他覺在那里默默地動悲天憫人的深憂呢。

連山並不想看這個境界與這些東西，可是眼睛無目的地張着，此境此物就闖入他的視域，教他看見了。他迷茫地想：「煩悶呵煩悶呵！什麼都煩悶，一切煩悶」除此以外，他也想不出什麼了，於是重復想：「煩悶呵煩悶呵！什麼都煩悶，一切煩悶！」迴環想了幾遍，他就閉起眼睛來。

他彷彿覺得他的身子無所倚着，東靠靠不着什麼，西倚倚不着什麼，向上，往下，也是一樣，他比風中飄颺的柳絮還要輕浮，還要不明白自己，不知此際正在向上颺起呢，還是正在往下掉落。他又彷彿覺得胸中塞着什麼東西，塞得很緊結，幾乎連心臟肺臟都要被擠出來了。但是他又彷彿覺得胸中很空虛，應是失去了什麼東西，似乎心臟肺臟早已不在其中了。

「煩悶啊煩悶啊什麽都煩悶一切煩悶」他用力把眼睛閉得更緊，側轉身體，臉部胸部都隔着一層蚊帳依貼着牆壁。

當五六年以前，他在中學校當一年級生的時候，與一個姓王的同學特別要好。這是出於不知不覺的，他第一次看見王君的嫩紅的臉，帶着茶黃色的洋娃娃似的眼珠，以及鮮紅而不大的嘴唇，便覺得他說不出地可愛。後來果然很親近了。上課下課的時候，他們兩個手提着手走，連山就感覺非常的舒服。有時王君的頭枕着連山的肩，有時連山枕着王君的，慢慢地、慢慢地在草坪上走着，兩人就彷彿沈在甜美的春夢裏，一切都有生趣，都有意思。或者彼此抱住頸項，眼注着眼，默對一會，已而王君柔婉地說：「你的臉怪有趣，活像一個洋娃娃。」連山便接着說：「你的眼睛才是洋娃娃般可愛呢。」這樣的簡單的話儘夠傾心傳情了，再不用多說了。

過了兩三年他念了些關於青年教育的書籍，又讀了些翻譯的小說，中間有幾篇題爲「初戀」的，就自問道：「我的初戀是怎麽一回事呢？」於是想到以前與王君那樣纏綿綣繾的情緒，出於內蘊的潛力自發而不可遏抑，這當是青年期的初戀了。

他自此從蒙昧的青年期覺醒過來，知道自己已被情愛的箭射中了。其時他就具有更甚的欲望：以爲與王君的戀戀是幼稚的，不完全的，何況現在雖是照常在一起，已沒有最初一年那樣的纏綿綣繾了，必得向前進步，營到一種長成與完全的戀戀的滋味，才算得滿足。同時他開始感到自己的缺損，明明是一個人，但是只能算半個；還短少半個，假若得一個異性與自己配合起來，她就是所短少的半個。兩半融凝固結，同心一體，這才是充足的幸福的生活，而長成與完全的戀戀正就含蘊在這裏邊。

他於是喜歡談論婚姻問題，留意那些討論婚姻問題的書籍文篇，只要什麼地方寫着婚姻兩個字，在他便覺特別刺眼；決不讓牠逃過，自然而然的同時還要提起筆來寫作關於婚姻問題的文字。

他與一般的青年一樣，倡着以下的論調：「人生最重大的事情莫過於婚姻，因爲這件事情能把兩個人融合起來，使化爲更充足且幸福的一個並且一個人的靈魂總要有所寄託，（也可以說歸宿）寄託於上帝罷，只不過是迷信者的夢話而已；寄託於事業學問罷，又同於風中捉絮，難得有把握。惟有將整個靈魂寄託於心愛意戀的一個人，才是眞實的愉悅與滿足。世界是沙漠這樣的枯燥，人生意義是蜃樓這樣的渺茫，假如我們不把靈魂寄託在一個溫潤妥貼的處所，我們又何以爲生呢？」

有一天，他從報紙上看見一個很可詫異的時評，看完的時候，覺得眼睛有點

發熱，似乎要冒出火來了。他鄙棄這一個報館記者，心想這個記者一定不是健全的人，不然，決不至說出以下的一些話：「婚姻問題算不了什麼，耗費了許多可貴的時間去討論牠，實在犯不着；尤其是青年們問題並不當前，偏要傾致全力來討論，更屬有損無益。其實事到當前，總可以過得去的。就像我，先前從不曾懂得什麼婚姻問題，結婚的時候，也就茫茫然結婚了。直到如今十多年，似乎不曾覺得有什麼難堪的缺憾，雖然也不見得有什麼特別的好處。」

他認定這是異常荒謬的議論。他又想這個報館記者卻頗有一些聲譽，萬一有一輩不具定力的青年盲從着他的議論而轉移了他們的見解，豈非青年社會前途之大患？憤懣與憂慮的結果，決定寫一篇論文把他斥責一頓，並且給他指示一條正當的道路。於是參考起許多的書籍，翻檢起許多的報紙，一壁搜討，一壁擇寫。這功課足足做了兩整天，寫成一篇一萬字光景的文字，便投寄給另外一家報

館，那家報館與這看不起婚姻問題的記者向來開慣論戰的。過了四五天，這篇文字登出來了，雖是標着未完他也十二分精細地把牠讀一遍。排錯的字很少，止有七八個，而且都在不重要的地方；題目全不錯，作者的署名也沒有錯；更有一點意外的發見，就是篇中意旨的嚴正，詞句的漂亮，竟比以前所作的那些文字要勝過十倍，而脫稿時却不會覺察出來的。這時候他覺得胸次一鬆，隨伴着說不出的舒快，因爲對於闢邪說正人心的義務，總算盡了一部分了。

他的主見越來越深固了。「應該有一個寄託靈魂的人，使生活成爲充足的，然後再謀其外的發展。不然，念什麼書，做什麼學問，幹什麼事業呢？譬如沒有土地，只有一片空虛，你能築什麼基礎，建什麼房屋麼？」他於是準備着獵人似的心情，專事尋找和偵伺。

今年初秋的一晚，一個朋友家裏開茶會，招他赴會。他去的時候，才知道被邀

的共有三十多人，中間有好些女客呢。他看見了那些蓬鬆的頭髮，纖細的花邊，高高束起的裙子，下邊露出結實而美麗的小腿，以及高跟的羊皮或絲織的鞋子，裹着顯出肉色的絲襪的脚，不免感覺有點異樣，類乎羞怯的樣子；但是他與女郎們會見究竟不是第一次了，也還勉強可以對付。同時他又感覺有點快適，彷彿這屋子特別適宜於他，竟是一個安樂窩。

男男女女坐下來了。椅子或沙發都靠着牆壁或窗前，每兩個人的前面陳設一張建漆的小茶几，預備擺茶點。不知怎麼的，他坐下在一個可坐四個人的大沙發上；靠右邊坐下的却是個女郎，剛才聽主婦介紹過她是姓萬！他很不自然地側射眼光去看她，見她的項頸類乎羊脂一般，頓時手指上起了一種膩膩的感覺；濃烈的香氣一陣陣送過來，只覺酥酥的，軟軟的，全身異常輕鬆舒快。他又發見在她的左頰上有一點細細的痣，鮮紅如朱，這個足以增加她的嫵媚，遠勝於那些人工

的綴飾。

室中發出一片喁喁的交誼的談話聲，大家就近旁的人攀談：或者論這幾天的新涼，很覺得舒適爽快；或者談某某園裏的蓮花，居然還不會衰敗；或者共商某某畫會展覽的成績與前天晚上音樂會裏的演奏；中間也有陳訴自己的嗜尚與性格，演述所歷的事務與山河的。他們都不願意室中的空氣化爲落漠，又不願意並坐的人感到枯寂，所以談話的泉源開放不禁，儘讓牠滔滔地流溢而出；有些談料明明是故意找出來的，但是出之以懇摯和悅的聲調與姿態，就絕對沒有勉強敷衍的痕跡，能使聽到的人十分樂悅，以爲確是從眞實的友情好感裏傾吐出來的。

在室中來往很忙的是主人夫婦倆。他們以急速而輕輕的脚步從旁室裏捧出茶點來，恭敬地獻與客人，爲他們擺在小茶几上；然後回去取第二批。直到所備

各色的點心糖果已普遍於客人們了，他們也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那位主人頗有點得意的神色看看這些賓客，又笑着回顧他的夫人，這足以窺見他心裏歡喜的是什麼了。而他的夫人正坐在連山的左邊；連山略微站起，讓她先坐。

主婦端起茶盃，不就湊近來呷，却側轉了頭溫柔地向連山同萬女士說：「你們兩位不用我再介紹了罷？」

連山急忙接着說：「這位是萬女士，喜歡研究美術的，剛才已經聽見夫人向衆賓客介紹過了。我們正在這裏論究中國的書法，女士講寫字要到怎樣才算神妙，還有許多的妙論在後頭呢。夫人一定很喜歡聽她的。」便回頭向萬女士說：「多了一位領教的人，女士的論鋒益發要雋永絕倫，爽利無比了。願聞怎麼叫做於中正中見造詣？」他說着，露出一種待嘗至味的神情，同時他的身軀略微側近一點。

萬女士含着一顆朱古律糖，嘴唇微斂，頰上的渦兒因而見得顯明；這似乎特

別含有一種的美。她聽連山催問，頓了一頓，才帶笑繼續她未完的議論；這笑顏似乎是謙撝，又似乎是驕傲，其實是處女的天眞與靈敏的智慧相互融合，乃成此特擅的表象。她說：「有些人的書法，信手所之，隨揮卽是；筆畫歪斜浮薄，他們却說這樣才見天趣；結構鬆散乖離，他們又說這樣才成獨創。其實像這樣的字，只教人家看見一堆一堆的墨痕畫在紙面，不會教人家看見有生趣的整個的字；至於呼吸相通周圍關合的整幅，那更是談不到了。」

她發出輕而清脆的一聲笑，隨又說：「請你們不要笑我的壞脾氣，我從來不曾請人家給我寫過對聯條幅扇面那些玩意兒；並不是爲別的，只爲着怕看見一堆一堆的墨痕」。她微微低頭，頰際露出一陣薄紅，似乎因爲吐露癖性而含羞了。

連山點首不已，顯示深表同情的意態，說：「這那裏是壞脾氣；正見得女士的卓越的眼力。像現在這時代，別的藝事還有正在發榮滋長的，至少也不至於枯萎，

獨有書法，眞是消沈極了。誰寫的東西值得一看呢！」

主婦剛呷了一口茶，便接應連山的話說「正是呢。」接着向萬女士說：「萬女士自己對於書法的見解一定是不同流俗的；我雖然不懂得什麽書法，但是看了女士給我們的信，就彷彿眼前開出許多花來，這可見女士不單有超妙的見解，而且還能實行自己的見解呢。說句笑話，假使不能實行自己的超妙的見解，寫出來時也要是一堆一堆的墨痕了，那裏會像繁花滿枝呢？」

「哦，可惜還不會請教過，」連山十分驚喜讚歎地說。「幾日一定要請教，幾日一定要……」以下類乎獨語的喃喃了。

萬女士經兩人這麽說，臉上的薄紅似乎深了一點，頭也俯得更低一點。一會兒，很輕巧地昂起頭來，一手掠着額髮，同時略略移動身軀；又似乎絕然不解羞澀的樣子。她說：「我的意思，書法要達到渾凝勻稱，才算神妙。一點一畫乃至一字一

行一幅，都呈個必須這樣不可那樣的局勢，這才稱得渾凝。點畫雖細不嫌輕飄，雖粗不嫌浮靡，結構緊密而仍覺舒暢，稀疏而仍見照應，這才稱得勻稱。要到這等路向去，就得去做中正的工夫，不是什麼矜奇好異的癖尚幹得了的。」

連山擊掌一下說：「這眞是懂得甘苦的話！從前成功的書家往往從篆隸入手，最近也得觀摩鍾王歐陽，不肯趨向異途，去參野狐禪，大概就同於女士所謂做中正工夫的意思。」

「不過更當說明：對於前人的作品可以觀摩，可以參證，但決不可純事摹仿。以自己的天分工力，從中正的道路，寫成獨創的字，這才見得出自己的眞實的造詣。大概屬於藝事的範圍以內的都應當這樣子；這話也早已成爲說得爛熟的套語了。所惜一般人手不從心，儘管懂得這意思，儘管能夠說這套語，而寫來只是一堆一堆的墨痕。」她右手指在左手心亂畫，形容那可怕的墨痕；同時輕輕發笑，兩

肩略微聳起，更顯出圓婉的曲線美。

主婦也隨着笑了。她還勸兩人多喫一點蛋糕，說這是她親手做的。

連山這時候的情緒竟有點描摹不出，彷彿掉在一堆酥軟異常的東西中間，竟體無所不適。他對於萬女士的議論，覺得字字入妙，足以咀嚼；這與其說他在那里傾聽論旨，不如說他在那里欣賞音樂。他眼前的世界極狹小，極簡單，這世界中沒有客室，沒有男男女女的許多客人，沒有在旁的主婦，也沒有几上的茶盞餅碟，只有蓬鬆而成波紋的黑髮，淡霞似的面頰，朱紅的小痣，羊脂一般的項頸，圓婉的肩頭與織花的衫子：這種種色相構成個最適當的形像在他眼前緩緩地晃動，他覺得這是不曾見過而唯一可愛的世界，此外更不羨別的世界了；因此頻頻定睛注視，眼光只是離不開來。可是又覺得胸次有點不舒暢，血脈也跳動得比平常急速，自己也莫名所以；爲排遣這一種纖微的不安適計，時時舉起右手來撫摩一頭

梳得很光的頭髮。

及到萬女士的天眞而譏諷的笑聲起了，主婦也笑了，他也和着文雅地笑着。隨後說：「這眞是藝術上的至論。沉沈已久的書法界，有了女士，就譬如明星突現，定然大放光明。」便急轉語氣說：「因此，渴想領教女士的手蹟，廣廣眼界，想來不至以冒昧見怪罷？倘蒙允可，直是有生無上的榮悅。」

萬女士不遽回答，却又哈哈地笑起來，大似無知無慮的小孩子。停一會，才側相着連山說：「先生以爲我眞個能寫出什麼像樣的字來麼？不知道我也不過是湯罐裏煨鴨罷了。」說着，又是哈哈地笑。

「湯罐裏煨鴨」是蘇州的諺語，謂獨出一張嘴；常用以嘲笑好騰口說的人。

更爲濃烈的一陣香氣送入連山的鼻觀，又是這樣的嬌憨的情態，使連山只

覺無可奈何，再也不能說出幾句漂亮的請求話來了，他只能說：「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先生定要看，我就給先生看，」她又伉爽地回答。

這句話在連山是無比的恩寵，歡喜之極，反而有點不相信起來，恐怕這經歷或是一場夢境。然而歡喜究竟足以歡喜，便不自覺地挺直胸脯，輝耀的眼光環顧室中諸客，仿彿表示他獨有這人莫能及的驕傲。這時候許多客人喁喁地談着，嘻嘻地笑着；食品的遞授，姿態的表情，都含有輕快與親密的意味：似乎各人的心已經融合爲一個諧和康樂的大心了。

就從這一天起，連山的心靈仿彿得到一種幽默的啓示，說道：「你要寄託你的靈魂麼？不要錯過了她！不要錯過了她！」他時時刻刻都感到，不特淸醒的時候，就是夢魂之中，也常常聽見這樣的呼聲從空中飄來，指示他前途的趨向。

入手之初是很容易辦的，既已蒙她的許可，就得以索觀手蹟爲通信的因由。他這樣做了。隔了兩天，果眞就得到她的回信，中間附一張粉紅色的詩箋，寫着蘇曼殊的七絕四首，字體端麗和厚，確實寫得不錯。連山當然十二分的喜悅；可是所喜悅的不全在書法的佳妙，大部分却在贈與的厚意，他覺得像這樣的厚意，就是書法差一點，也就十二分喜悅了。他展玩不肯釋手，放了信紙又拿起詩箋，擱下詩箋更取那信紙；也並不是覆念信中的話語與詩篇的佳句，只是迷戀地體會這兩張紙上的墨痕，似乎這些墨痕凝結成一種甜美難言的味道，默默地嘗着直是難得的幸福。又似乎這兩張紙上耀着一種啓示的光，告訴他前途是「有望」而終極是「成功」，使他不禁低下頭來微微地一笑。

後來要把這兩紙收藏起來了，却費了幾回的躊躇。起初想藏在抽屜裏。但是怕給別人看見了，雖然這兩紙很不妨公開，然而終究覺得祕密一點更爲溫馨；又

想如或被蠹魚蟑螂等汚損了，更是不可堪的憾惜。於是打算夾在書架上一疊大本的雜誌中間，又平貼，又不虞蟲患，因爲蠹魚不大喜歡喫那些墨油印刷的書籍。但是於祕密一層仍不免疏忽，而且比較藏在抽屜裏似乎更壞，朋友來了，隨手取幾本雜誌在手胡亂翻閱，那是常有的事。最後的發見是這樣：要十分地穩妥周密，惟有藏在自己的身邊，裏衫的口袋裏。他便把兩紙依原縫摺好，用兩張同樣大小的硬紙夾着，這才不致弄皺了，然後插入原來的信封裏。當他把信封插入裏衫的口袋時，肋脅的部分有一種新鮮的感覺，這感覺立刻周布全身，舒快到不可言說，超乎尋常所謂悅樂以上，竟仿彿已抵「成功」，不僅是「有望」了！

這是當然的，他的繼續努力就是寫一封恰正適當的回信：一要感謝這樣優渥的贈與；二要讚美這樣超妙的書法；三呢，更須申述一點自己對於書法的識見，以徵所有的讚美並非妄施，而且彼此確實是同調。他比寫上一次的信更爲經心

地起起草來，把書架上所有的藝舟雙楫廣藝舟雙楫之類翻了又翻，末了把草稿謄正，又換了四五回信箋，才寫成一封自己看了滿意的回信。這封信的末後附上一根極關重要的籐蔓，使牠糾纏着對方，不容她不再來復信。就是說「對於信中的見解務請加以評論，或是贊可，或是否認，咸願聞知。藝術的討論，學問的討論，彼此據實陳說，才會得到有益的結果。向來知道女士是心注藝事的，這些話一定也就是女士的意思。……」

去信之後，所願仍然克償，第二天上，切盼的回信又送來了。於是重又竭思作答，重又附上糾纏住對方的籐蔓，以期續接來信。本來兩人的對話是極容易枝蔓無歸的，從這樣到那件，從東海到西山，這個人引起了一點端緒，那個人就長篇大論地談起來了；假若突然於中途接住，要問一問現在這些談論循一條怎樣的路徑來的，卽使不至於終究茫然，至少兩個人都不能立時回答出來。現在連山與禹

女士書翰往還已經有七八次了，從書法而圖畫，從圖畫而音樂，而詩歌，而文學，從文學而翻譯問題，從翻譯問題而西洋思想，而人生究竟：倘若把這人生究竟與書法排比起來，豈不是相去很遠了麼？收到的回信統都夾在兩張硬紙中間，插入信封，袋在裏衫的口袋裏，已經是厚厚的一疊了。或在沈思的當兒，或在快樂的時候，甚至聽教師的演講出了神，鈔寫什麼筆記正在得勁之際，那隻左手總要下意識地向肋脅的部分按這麼一按。

至此，他對於前些時所承受的幽默的啓示更是堅强地相信着像她這樣豐腴智慧，長於藝事，尤其是一字一語都能滲入他的心脾，使他感受人間心心相印的微妙的樂趣，若不把靈魂託付於她還託付誰呢？而蓬鬆而成波紋的黑髮，淡霞似的面頰，朱紅的小痣，羊脂一般的項頸，圓婉的肩頭與繡花的衫子等等形像在記憶裏涌現時，又使他頌讚爲女性的最美的型，恰配與他爲同心一體的伴侶。一

疊的書翰藏在口袋裏，手按着時就覺得前途頗有把握，教他不能不興起一種迷幻幽豔的遐想了。

這一個秋天他過得比往年特別地好。本來他對着衰萎的柳枝，乾黃的亂草，以及堆絮似的白雲，飄簾吹帷的西風，總要起一種淡淡的傷感，今年却不然了。吟了好幾年而終竟不曾足成的斷句「秋花當砌有衰意」，向來以為頗足表現感秋的懷抱，今年也遺忘得乾淨了。他懷着一腔溫煖的情緒，中間透着希望的火燄，即此以觀外界，覺得沒有一件東西該稱為哀愁的：西風的吹拂是春陽的濯除使者；樹葉的凋零百草的枯萎是萌芽的先事預備；白雲的幕後將有光輝的太陽神與娟媚的月娥更迭出演，演那燦爛壯麗的戲劇。於是他又吟成新的零句了：「何處是秋心？更何從合成愁字？」

但是他確實有些很可發愁的事情縈繞於心曲，不過他不願意用很可發愁

來形容牠，那麽就說心裏覺得麻麻亂亂也沒有什麽不可。他想所謂開端與陪襯的文字都做完了，最主要的正文非得表達出來不可；但是這事太艱難了，幾乎不能設想應當怎樣下筆。他曾經想換一個方法：既已做到這地步了，不必再乞靈於筆墨，可逕自前去訪問，乘機傾洩那主要的正文。本來彼此會過面而且傾談過了，又有好許多回的通信，前去訪問實在並不見得突兀。但是他再一思索，又覺得這辦法決不妥當。「假若遭她駁回呢？甚至遭她斥罵呢？這是不可堪的！前此所以不敢竟去訪問而取通信這辦法，就因爲要等做完了正文，她已表示了同情，然後前去訪她，享受那揣想不到的第二次會見的歡愉；否則她即使不表同情，究竟不是當面的事，下不過去的程度也就差得多。怎麽現在又想在未做正文之前便去訪問她呢！」於是把換一個方法的念頭打消了，只有依舊取這通信的辦法。然而這不比以前那些的信，隨便談些未必由心情流露出來的話，只要很像個樣子，就可

以大膽投去。」這必須吐出細微幽隱的心情，如實呈貢，不稍移易；又必須具有深入她的心窩的力量，使她只有承受而不致駁回：這比起以前來，艱難何止十倍！他更想：「萬一她竟不承受，面子上的下不過去還是小事，而靈魂頓然失所寄託，不將飄蕩無着麼！又或者她突破前例，去信後竟置之不答，那種牽心縈肺的期待不將把血管都絞破麼！」越想越可慮，因而更有點不大敢寫。但是欲寫的心又刻刻在後面鞭策着他，於是覺得麻麻亂亂了。

一天晚上，寓主人一家都睡了，四圍異常靜寂。月光從窗外射入，照在地板上，便成爲象牙色。時令雖已交冬，却很和煖；窗口流進來的空氣又極澄澥，使人感覺舒快。——連山看了一會書，麻麻亂亂的情緒又來襲他的心了，便中途把書閣在一旁，站起來向窗外眺望。

他還一望使他驚奇起來：「住在這里將近一年了，月夜也是常有的，爲什麼

獨是今夜有這樣的景色！」

窗外隔一條通路是一家人家的小園，他早已看得熟了，連一枝一葉一磚一石都能默數牠們的形態和位置。但是現在却變了！他乍望時只見那邊是一個澄淨的池塘，水面如鏡，上面籠着一層薄霧。脫葉的樹枝的影印入池中，很細很細，可是極清晰，似乎浮在池面的水草。一種甜甜的香氣和着清鮮的空氣送入他的鼻管，他就不很經意地想道：「日裏頭看見那幾顆臘梅開了；」同時覺得筋骨弛軟起來，彷彿喝了三盃酒的樣子。

他望了一歇，益發入於類似迷惘的狀態；他幾乎不甚運思，只是以感應感而已。他想不起這是月夜，這是冬令，這是樓頭的眺望。他只感覺這是柔媚的池邊，這是溫馨的芳春，這是撩人情思的郊遊。他的心突突地急跳着，他的喉間梗住一句早晚要衝出來的話，就是「我的心愛的……」

他感覺到應該把自己的心情傾訴與她了。「敢回是沒有的事，斥罵更是笑話，每一回得到她可愛的回信，這回當然也是拿得穩的」他迷糊地這樣想。

於是回身就坐，提起筆來就寫信。這個其實是很足奇怪的：躊躇了好多時，嫌牠難寫，又覺得不敢寫的，現在却不費思索，不加點竄，一口氣把牠寫成了。然而他一點也不以爲奇怪，同寫其牠的信一樣，寫罷便把牠摺疊起來，插入信封，而且封好了；更依他平日的習慣，（寫罷了信立刻要寄出的習慣）輕輕地走下樓梯，開了寓所的側門，把這信投入站在牆下的郵筒裏。

艱難的問題就是這樣輕易地過去了。

但是他明晨醒來，就覺得心裏的麻麻亂亂更甚於昨日。「本來只有揣測的疑想，現在却已跨上馬背了！信寫得這樣地草率，應有的意思與有力的話語還欠缺多多，她若是不給回信，或者……唉，想起來便可怕了！」懊悔與希冀，恐懼與戀

念，像風輪似地在他胸中磨轉，使他弄不明白這一天怎樣過去的，雖然也上學校去，也在路上往還，也行那飲食等等的事。

這晚上當然不得好睡。明天起來，頭裏有點發脹，周身筋骨都有點異樣的感覺；取鏡自照時，見面孔也轉成乾枯的顏色，似乎是病後的人了。

這天，他的心象竟至不可描摹，總之比上一天更爲難過就是了。他明知若有回信，該在今晚便矛盾地這麼想着：「早點回去罷，好早點讀她的承受我的心情的妙語。然而她若是拒絕呢？一見拒絕的書信就是宣告死刑，還是遲一點回去的好。」結果，當功課完畢時，兩條熱誠而忠心的腿趕緊地把他送回了寓所。

「先生，這裏有你的信，」房東家的傭婦授信與他，帶着狡猾的笑臉。

他聽到信字，心裏禁不住地突突了；接信一看，更劇烈地突突起來。他的手抖了；他不復顧到愛惜那寶貴的信封，當他一步兩級地跨上樓梯時，一壁便撕開信

封，抽出裏面的箋子。很奇怪的是這箋子似乎蒙着一重翳使他驟然看不出來說的什麼。直等眼光在上面馬兒跳浜似地跑了好幾趟，便聽得耳朵裏決……的一聲，身不由主頹然退坐於榻上；他萬分悵惘地想：「這一回跌入煩悶之淵了！」

房東家的傭婦送上點着的煤油燈來時，連山依舊貼着牆壁躺在那裏。後來她又把飯和菜端上來了；當他是睡熟了，便走近一點，用低低的聲音喊醒他。他自己也莫知所以，聽她一喊便轉身坐了起來，跟蹌地跨到擺着飯菜的桌子前坐了；兩手支着頭額，臉上現出乾燥憔悴的神色。

傭婦表示一種出於做作的殷勤，催促他說：「就喫罷。天氣冷，一會兒東西就不熱了。喫了不熱的東西要不爽快的。」她說罷，向連山看了看，轉身就下樓去了。

他並沒有留心傭婦所說的話，但是兩隻手却似乎聽到了，便拿起碗箸來喫

飯。才喫得一口，立刻想起：「像這樣的煩悶，還喫什麼飯！」於是把碗箸向桌上重重地一摔。右手伸入袴袋裏，大約是由於平日的習慣，要想掏出手巾來。然而先掏到了一個紙團，不由得拿出來看看，「噯，原來是這東西！」這是適間接到的萬女士的拒絕的信：怎麼團得這樣皺，什麼時候放入袴袋裏的，他都弄不清楚了。

他對於這紙團也不是恨，（當然不會是歡喜，）只是看牠做一種怪物，對牠起着懼怕而又灰心的情緒。但是兩手又自作主張了，把牠展了開來，而且把皺紋理得使平貼。同時眼睛就注視着紙面，重又把這可怕的語句從頭至尾溫理一遍。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連山先生：

綠衣頒簡，伸紙悵然。憶昔初覯，談藝爲歡；賡和無已，迭煩豪素。自惟所謂不離學問，共爲琢磨，所獲彌旨，簡坦之懷，未慮有他。不意先生乃蓄別抱，圖窮

匕見，爰有斯言！並世青年，趨行多異，雖未親値，頗有所聞。始焉投衡，商量學藝；旣得報書，遂及人生，不譬窮濆，卽喻枯泉，非藉溫潤，難復親息；終乃乞愛，語若剖心，幷責必施，謂繁榮菀若此之類，無異炫惑；言合模式，技復拙陋。始意言者傳陳多夸，按實以求，殆非眞諦。今覩手翰，適資徵信先生淵雅，並走此途，拔俗爲難，合流斯易，所爲悵然，尤以是故。

嘗思愛情非可求索，如陰陽電，合則自通。責人施與，便涉謬妄。丐花揚芬，祈月燿輝，彼將自至，彊焉罔效，徒成獨想，同屬虛願。靈魂之容，嬈不敢承。還請珍攝，別植善所，通書已屢，非比新交，言弗婉約，倘邀寬宥，若繼前軌，討究藝事，此係篤嗜，仍願奉教，摛懷作報，不辭累牘。

萬瞀謹答。

他把這信看過一遍，胸中似有無數的小槌子在裏面敲擊着右手又不自主地把信箋一團，便丟在桌子上。昏黃的煤油燈光照不明一室，寒氣又漸漸地厲害

起來了。他比剛才似乎能够運一點思念了，於是像那北方的人民一樣，只蜷伏在寒冷慘黯的境界中苦想。

他想到前途的空虛，這個心沒有個着落，以後怎麼能够好好兒做功課？做了功課又有什麼意思？不特做功課，就是喫飯，坐着，又有什麼意思？更進一步，就是不喫飯，不坐着，又有什麼意思？他又想到自己素來主張的論調，一般青年們都表示充分的同情，因此頗得見重於人。早先是想得好好的，待她允許之後，便把這消息吐露於幾個親近的同學，他們一定立刻傳播開來，於是全青年界共同豔說這珍貴的新聞了。這個正足爲實行抱負的表示，是靈魂互寄的伴侶！是同心一體的一對！這時候再也不用露出一毫驕傲的顏色，只看一對對羨慕的目光注射着自己與她，便見得自己是特別優越與衆不同的人了。然而他這些想頭僅僅是一個脆弱的春夢！

他痛苦極了，彷彿覺得他的世界儘在那裏縮緊攏來，漸窄漸小，幾乎圍着他的身體，使他氣也不能透，不要說向前走的路與轉側徘徊的餘地了。他的臉上有點兒發熱，光彩比剛才好看得多；四肢却很冷，軀幹上也一陣陣地發寒；頭腦則昏騰作痛。

迷糊中他又想起了王君。「自從他到了北京去，將近一年不相見了。他近來變得難看多了：皮膚越來越粗糙；手背長着些濃毛，握着全沒有柔軟的意味；臉上的嫩紅不知到那裏去了；那張嘴却闊大了不少，尤可厭的是圍生着青青的短髭。第一年與他在一起時他眞可愛：那麽鮮豔的臉！那麽靈妙的眼珠！那麽含嬌的嘴唇！那麽柔細的皮膚啊，使人愛殺的早年的王！……」

突然之間，他的亂想中顯現着萬女士的形像，這使他幾乎窒息了。他心裏斷斷續續地躍起這些尖刀似的意念：「處女更可愛！……處女的舌尖是甜的，比蜜

更甜！……貼着這小紅痣的面頰！……貼着這羊脂般的項頸！……這花的衫子！……這紗的裙子！……」他擔當不起了；一種反抗的勇氣驀地主宰他的兩手，舉起來重重地把口與鼻按住，不讓透氣。大概是這一個意思：不讓透氣便歸於泯滅，泯滅之後當然不復有意念，於是與痛苦離開得遠遠了。

室內絕無聲息；燈光動也不動，像墳墓中的照幽燈。

連山的兩手用出所有的力量，眼睛閉着，靜待泯滅的到臨。可是鼻際和喉間不舒服起來了，一口一口地只有噝氣，噝一口則悶抑更見厲害一點；後來感覺肺臟也十分難過，似乎快要爆裂的樣子。他不顧這些，只很很地頓一頓頭，想運出一點例外的力氣；兩手依舊重重地按着。

大約有兩三分鐘的樣子，喉際的噎塞與肺部的張緊再也忍不住了；一雙眼睛便不由自主地張了開來，彷彿藉此也可以略微透一透氣。瞥見亮亮的一件東

西在面前發耀，原來是桌子上的一面鏡子。他隨即對着鏡子看。

他看見自己的蓬亂紛披的頭髮，漲得渲紅的臉皮，蹙緊的雙眉，瞪視的眼睛，下半個面孔給兩手掩着只露出一線的下頷；而兩手堆疊起來，構成個奇怪的形式，似乎在燈光前玩那手影象物的把戲。

忽然間他嗤地笑了出來；兩手一鬆，呼吸就自然地急速地調劑着，回復平正的狀態；胸膈間立刻感覺非常的舒暢。是這般頑童相似的怪臉使他失笑的呢，還是這樣滑稽意味的自殺使他失笑的呢，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別人當然無從知道了。

笑能化緊張爲鬆弛；若把堅冰譬喻緊張的情狀，則一笑就是春溫，堅冰碰到牠，就融爲漣漪的柔瀾了。因此，他不復想舉起手來按住口鼻，不讓透氣。

一九二四，一，三一。

一個月的前後

嚴既澄

『狐媚的鬼男子眞可怕啊！』超賢良會的張會長在會中忿忿地對着幾個會員說，『誰料得到像尤乾那麽樣剛毅明決的，擁着「模範的女性新青年」的嘉譽的女子，在這樣的短時期內的接近男性，便會那麽樣地受男人的影響，甚至於使她完全變了一個人，這樁事眞使人憤慨而且悲哀，很足以敗壞我的知人之明；我眞有「從此不相天下士」之感了！』她緊握着拳頭，輕輕地把桌子擊了一下。

『啊，可恨極了！』立在窗前的江君接着說，『據我所知道的，她不但容許她的夫拿「我靈魂中的某某，」「我的上帝」這一類的名辭來叫喚她，併且連她自己也有時對她的夫用起這樣的名辭來！這不又是一個傀儡家庭麽？唉，可恨，可憐！我近日聽到的關於她的消息，簡直使我不相信，併且要使我為我們的中堅會員

的名譽而當面唾那個傳遞消息給我的人如果這個人不是我所敬信的鄒君。喂，鄒君，現在請你宣布了你親眼所見的情形罷。唉！可憐！可恨！』因爲面前沒有桌子的緣故，她祇得很很地頓一頓她的右足。

『哼哼！宣布麼？』剛纔用兩隻手張開一張報紙遮着她的面的鄒君，這時候把報紙挪到右邊，冷笑地說，『我也眞覺得不好意思在我們的會中說出我所見的事情來！諸位聽啊！前幾天，我在早上到允乾的家裏去——不，是到允乾的男人的家裏——那女僕告訴我說，她正在和她的男人在後面的小花園裏用着早餐。我自問我和允乾的交誼總算是够得上不待通報的，雖然在她的結婚以後，我這回還是第一回到她的男人的家裏來。那時我便叫她的女僕領路，一直入到她的花園裏。哼哼！諸位猜怎麼樣的光景陳列在我的眼前啊？』鄒君的聲音漸漸提高了，『那男子這樣地坐在椅上，允乾這樣地——！咳，說起來眞氣殺人——允乾

竟至於這樣地坐在她的男人的腿上，左手拿着一杯牛奶，右手拿湯匙餵她的男人！她自己正回頭看着她的男人，當然沒有看見我；而她的男人因爲被她的頭遮沒了他的眼睛，也沒有看見我和女僕一路向着他們倆進行。哼哼！這光景是怎麼樣難看啊！我那時便忍耐不住，立刻就要回頭走了，如果不是那女僕大聲傳報起來。她聽見了通報，我以爲總會慌張起來了；那知道她還是「行所無事」似的，笑嘻嘻地和我點一點頭，還要回過頭去，餵完她手上的一匙牛奶，才站起身來。哼哼！虧她還有面目來和我談些關於會裏的事情的話；我心裏早已不承認她是我們的會員了。似這樣地自己侮辱自己，那里還怪得男子不尊重我們啊？因此，我主張立刻召集會議，公同議決辦法，總要使我們幾年來以辛苦經營易得來的令譽，不致因爲她一個敗類而墮落了才好。』她拿手上的報紙揮晝着，把那張報紙裂成碎片。

大家都默了一會，祇聽見些『吁吁』『哼哼』的聲音

『我早就說這情形有些奇怪了。』一位朱君說，『自從她結了婚而後，她便不再到會裏來——這在她是很奇怪的，她向來對於會務是何等的熱心……』

『而且在她的婚禮前幾日，她還親口對我說過「決不改變向來的旨趣和態度」的話呢！』張會長鐵青着面孔說，『誰想她結婚以後，便祇知道陪着男人旅行，看影戲，坐汽車，以及做種種不是我們所夢想得到的事情，完全把平素的言行置之腦後了！總之我萬萬想不到這樣的一個人，霎時間會變成這個樣子！她自己總算是完了；我們現在祇有設法保全我們的嘉譽，不使超賢良會也隨着吳允乾之死而死就是了。』她第二次捏着拳頭把桌子一連擊了幾下，而且聲的較重些。

『當然的，必要想個辦法。』大衆和着說。

在一個鋪陳的很是華麗，有許多氣象可以表示牠是一個新婚的洞房的臥室裏，一個少年躺在牀上，戀戀地不肯起來；他的新娘穿着寬敞的浴衣，坐在牀沿，一味撩着他，不給他再睡。這時候充滿臥室內外的，祇是不斷的「嘻嘻」「哈哈」的笑聲。

『拍拍，』在笑聲裏，忽然夾着敲門的聲音。

『進來罷！』新娘看着門說。

女僕進來了，將一封信遞給新娘，說外邊有人等着回音，就退出門外去。

『如何？我早就料定她們必定要來尋着君了。』那新娘從信封上看見『超賢良會總會緘』幾個字，笑着對錦衾裏的少年說。那少年也連忙坐起來，大家拆閱那封信。

允乾先生英鑒：逕啓者，本會定十二月一日下午一時開緊急會議，議事日程中，併有關於先生切身之問題。屆時務希撥冗駕臨，共策進行爲禱。專此，敬頌

時祺。

超賢良會書記部謹啓

允乾拿出一張名片，草草寫上「屆時準到」四字，令女僕交給來人，

「這可怎麼辦呢？你去會她們，不怕受她們笑落麼？」少年收了笑容，問允乾說。

「笑話，誰怕她們！放心罷，我早已預備她們有這一着了。」

「我一定要和你一同去；恐怕她們這一請是不懷好意的啊！」

「眞是個小孩子！不要你去，去也是不能進議場的。誰要你管這些閑事來？我寫保險票，還你一個完好的允乾就是了。」

「不，我是必要陪你去的！誰放得下這個心！」少年的嘴唇努起來了。

「哦哦～～～去。——去，我們一同去。」他們倆都笑了。

超賢良會的大議堂裏很肅靜的集齊了三四十個重要的會員，大家都板着面孔，挺胸突肚地坐着，似乎在守候着甚麼重大的事情的爆發似的。午飯方才吃過，使她們的肚飽飽滿滿地更比平常突得厲害。因爲張會長說要給吳允乾一個下馬威，所以大家都極力的擺出莊嚴威武的儀容，等允乾到會時，入場便先吃一驚。

一點鐘過了許久，還未見所待的人到場，大家似乎有些倦了。好容易等到汽車的喇叭聲，漸漸地逼近了，接着便是開大門的聲音，而且隱約地聽得允乾分付她的男人在門外守候，於是大家的威儀，重新整理起來。

『啊啊，很對不起，累諸位久候了！』允乾一進議堂便活潑潑地笑着對那三四十位會員說，『實在因爲我們家裏的午飯太晏，而我和道琳吃過午飯之後，又有許多零碎的事情，累諸位久候了，很對不起！』

『請坐！』會長嚴厲地指着近門的一張空椅。

『好，好，』允乾坐下說，『啊呀！今日開的是甚麼重大的會議？爲甚麼諸位都不言不動地，像城隍廟裏的菩薩般排列起來？……』

『允乾先生，請你靜默着；我們今日的會，完全是爲你一個人開的。現在，請你一條條地答覆我們的質問。』會長攤開一張紙，接着念道：『允乾先生是我們會裏的中堅人物，平日是極能夠抜着我們的本旨，本着我們的新女子的精神，在社會上奮鬥的。我們因爲平常都是很欽佩允乾先生的人，都不願意允乾先生受了男子的蠱媚，竟甘淪落於男性的玩物的一流人之列，以敗壞超賢良的聲譽的緣

故，特向允乾先生當面提出下列的質問，請允乾先生逐條答覆……』

『會長，我都知道了，』允乾仍然是笑嘻嘻地站起來說，『你不用再念下去了。讓我將我現時的根本信念，宣布出來，你們諸位對我的質問，便都可以獲得圓滿的解答了。』

會長愕然的看着她，似乎還要將紙上的質問讀出來；但允乾的滔滔不絕的話，把她的嘴堵住了。

『諸位當知道：我在加入這個超賢良會的時候，才是一個十八歲的人，不但從未領略過戀愛的況味，就連戀愛這兩個字的意義，也是完全未曾瞭解的。自從入了會以後，更不必說了；長年長日，所幹的總是些冷冰冰的事情，所談的總是些冷冰冰的話；對於一切男子，時時刻刻都懷着提防疑慮的心事，動不動就說是損壞了女性的尊嚴。這樣地一連過了三年，幾乎使我也變做冷冰冰的人，把我一生

的幸福剝奪了！我不是說我們的新女子主義是與男人爲敵與戀愛不相容的但我現時總覺得你們自命是新女子的人——一個月前的我也當然在內——是太過偏於理智了，太過計較得失了，幾乎把戀愛也當作一樁尋常的交易看待，卽在戀愛之中，也絲毫不肯消滅計較得失的心思。這樣的戀愛，又怎能够純粹，又怎能够達到白熱的境界？我現在和道琳由戀愛的結果而結婚，我們倆都祇覺得我們已經是融合爲一個人，當然更沒有其他的感想能够攙及我們的熱愛。他想要我怎樣，我便情甘怎樣，也正和他情甘聽順我的無論怎樣的意思一般，在這上頭，那里還談得到尊重不尊重，侮辱不侮辱的問題？你們知道了我近一個月來的情形，當然要憤氣填胸，罵我情甘做男人的玩物，情願安處在「傀儡家庭」裏了；然而在我自己看來，這都是不關重要的，玩物也可以做，傀儡家庭也可以安居，祇要我心裏覺着是爲我的愛人而做，爲我的愛人而居，我的心就毫不覺得苦惱，而祇覺

着是甜然自適了，所以日本的厨川白村說娜拉已成了過去的舊女子我現在十分深信。

『你們細細想去罷！戀愛是沒有範圍的，沒有條件的；沒有一切其他的感覺和思想可以攙雜入戀愛裏面。我們是爲戀愛而結婚，爲戀愛而生存的；我們倆所要的，祇有彼此的「愛」沒有其他的東西。戀愛是一個白熱的火爐，熱度雖然極高，然而也要每日加入些新鮮的燃料，才能够永久地爐火熊熊。我和道琳現在所需要的，祇有這種新鮮的燃料；我們都各自得着去尋求新燃料的路徑了，從今以後，我們都要專心致志地依着這條途徑去尋求，不能再分心到別種事情上了。

『你們說我是賢妻良母也好，說我不及賢妻良母也好，我也不來管你們的皮外的批評。我在這一個月之內，已經踏進了一個新的人生的國土內，不願再回顧一個月以前的舊國土了。請諸位恕我，我還想引導諸位踏入我這個熱情的世

界裏來呢」

「做玩物罷！親愛的朋友！我們在戀愛當中所要的祇有愛，祇有熱烈的愛，敬不敬是不關重要的。我們的舊禮教之所以流於虛僞，流於吃人，根本就因爲不出發於熱烈的愛，而出發於無聊的敬！所謂「夫妻相敬如賓」的，不是我們的古昔聖賢所稱道不衰的麼？我們到了現在，總應該換一個態度了罷。做玩物罷，我的朋友！我們可以認定夫婦的至樂，人生的意義，都完全包括在互相做玩物之中！我的信念就是這樣。

「親愛的朋友，再會罷。道琳還在門外等候着我呢。」

始終是微笑着的允乾，在大家默然傾聽之中，點一點頭，翩然出了門去。

她的道琳拿大衣給她披上，一邊問着她在議堂裏的情形，一邊把她扶上汽車，呼的一聲開車去了。

江君倚着窗口眼望着車後的飛塵，覺得牠飄飄蕩蕩地在太陽光裏閃爍着，似乎不像平日在街道上所見的浮塵那麼樣可憎。那時張會長正在對一班會員嚴厲地批評允乾的演說辭，但立在窗前的江君却一句也未曾聽見。

十二，九，十四。

人間

潘訓

近日來，時念起火吒司；且有時至於低泣了。

他如今已是一位滿面生髯髭的老人。在我未生前，他就在我家做個染工。我十歲時，他離去我家了。每念起他，也就想起我家底家運。計他在我家十幾年間，我父親是勤儉的做事，他去了，我父親就開始賭博，逐漸賣去田地；三年前，父親且死去了。這些都是不堪想念的事哩！四歲時，我曾落下井去一次。那是因為尋我底姊姊，路過井頭跟，被井欄勾留住，結果一不謹慎，就卜東翻下去了。從井裏救起我的，不是誰，就是那位火吒司。這是多末傷我家人底心呢？解去溼衣，拚命放棉花在我身底四圍。說不能好了，或說祖先有公德必得救的話，都在我家底老廚房裏交說起。母親只抱住我，眼滿忍着眼淚。

這件落井的故事，迄今家人也還時常提起說；也因此時常追念起火吒司來。但我在那時，却嫌惡火吒司，（嫌惡的原由讀者讓我在後再告訴吧。）雖然他是救我命的恩人。如今，因悲苦懊惱得不欲生了，也時常咀咒火吒司，怨他在那時要從井裏撈起我，使我要經歷這樣苦味的人生。但是這些都是我底罪過，他是盡了愛心救起我吧。

十歲前的生活，我幾乎都已忘去。想不起過去的燦爛的童年生活，初思是凄涼，再思却覺得幸福了。也許因了童年生活太美麗了，更顯出現今的生活，是東西南北都突兀，對於現今生活的滋味，更嘗出酸辛來。當十歲前，我每逢着火吒司就避開。他看見我們來了，就卽刻放下手裏的茶碗，來當路攔住我們，逐個都抱着長久的親吻過去。滿面的短鬚，硬擦在我們底細嫩的面頰上，我們都承當不住，至於叫喊了。有時被我避開，却見我那大一歲的姊姊被他拖住；我想起那血紅的玉臉，

又要給火氏司那又硬又粗的短鬍磨擦了，我就顫動起來，眞難當煞了。讀者這就是我嫌惡他的原由，是因爲他太愛我們的緣故。

在現今想起，我是爲他底身世而哭了。他是那里人？朋友請你不要這樣問，我是不知道呢。獨張床鋪在我家染坊的門後，枕也安放得美麗，被褥也安放得整齊，但從來沒有一個妻在他床前坐過，也沒有一個女孩，或男孩兒在他床上睡過；只有他，獨自一位人，兩手捧着茶碗，東西在床前步踏，徐徐喝喝茶，枯澀的眼，四週遲鈍的迴旋。這是怎樣的孤寂呀！他底心，是燃燒着愛火；但他又如此沙漠般的生活。滿面的短髭，就是他愛的火燄，我們在那時，却只以爲他是硬而粗的短髭而嫌惡他了！

他去後一二年內，同別件童年的事一般，不能記起確實的時日，母親還告訴我一件關於他的事。三月的朝上，小姨正在我家閒居，那天在偏房內梳頭，對面窗

紙忽然瑟瑟地響了一響，半段銀針穿進來；我小姨立起看是誰時，窗前正站着一位滿面春心的火吒司，我小姨立刻就跑了。呵，這是我以後的驚悸了。時常替小姨憂慮，也時常替火吒司憂慮，他是如何的孤另呀！

我時常哭了，想起他底去，是因爲我們不願受他短髭的磨擦。他是想尋人間底愛，我們却竟驅逐出他於我家門之外了。提起落井的故事，就迫念起他，談起他底短髭，談起他底茶碗。過染坊時，恍惚地想起他，有時還木立着悵望。但他却永不回來了。

去冬我回里後三天，鄉公們卽差我替壬戌水災會給票去。諸君或者不知道什麽是「給票」。去年浙江的水災，諸君都知道吧？壬戌水災會，蒙諸般所謂慈善家的捐輿，聚集了許多錢，我縣也分得五千元。但我縣沒有眞正很大的水災，由大家協議，分給普通的貧家去，災民分得多些。本只由各鄉的紳士，把貧民災民列表來，

就按表分給後來發現了紳士們開來的表有弊再由大衆協議重派十二人分鄉去調查，調查後卽給錢票。我就是被派十二人中之一個。

因爲根本上不願我去「施惠」，而且這事是使我難當的，初意不願去；後來想起趁這個機會，與更多的較我貧苦的兄弟父老們相識一番，却也願意去了。（回家只三天，又離開母親與家鄉遠去，當然也使我有些不痗）。此行底結果，是非常的使我變動。眞覺得從前我底想念，一切都空幻而無聊；民間底疾苦絕非寬衣足食的人們所能理會的。初二三日，只覺得分到錢票的，我也替他喜悅；後八九天只覺得未分到錢票的是無限的同情了。

短期的跋涉中，牛頭山一脈的山景，却也給我以莫大的鐘毓。因爲正是臘月底，未起程前，晴明了近一星期；起程的前二日，却風烈雨飛來了。天氣寒冷下去，後來雨也不飛，風也不颸，只是凍雲漫天的凝寒的冬的節候。翻過半塘嶺，就感覺出

異樣的寒冷了，彷彿入了南北兩極，但蒼翠的松杉，喬立於嶺頭嶺腰，知道又不是兩極。到上田去的路上，却更令人寒悚。凍雲的天低垂，吻着一切，宇宙是狹小而寂寞。十里近的山坡路，路上是千仞近的玉蜀黍地，路下也是千仞近的玉蜀黍地，正在繞過山後，陡削崎嶇的坡上，平鋪着殘椏與黑灰，在那里走着，眞有如迷入荒島去一般。山頂還短樹叢叢，因了寒冷，滿樹都帶着冰霰，碎白玲瓏，令人想到春野的繁花，疑心春已到此地了。山脚是斷澗急流，在對山壁峙的山麓，蜿蜒着水道，微微看得出水碧與石白。在那十里近的路上走着，心頭滿了寒冰般的詩味，也有脫離的幽感。幾度陷入沉思：『永遠停留在此地吧！永遠停留在此地吧！』這樣的經過，直至第八天，纔晴明起。

天寒雪霏霏，穿起雨鞋，奔走在陋室破簷下，慰問兄弟父老們底疾苦；雖時常流淚，但也覺得高興。八日夜的過去，也有時思念起我自己的家來；夜靜人倦後，也

有些流浪的悲感；却沒有想起火吒司。誰會憑空想起他呢？別去十年了，又誰知此行却逢着他呢？人事是出人意外的渺茫呵！

那是一天的近午了，我們向石柱源去。由城伴我同行的鄉導，沿路說着關於近村的風俗、傳說等。我呢，正同別天一般，總是忽喜忽悲；因爲一個圓體的東西長久在我心頭滾轉，那圓體的東西，是合着悲喜的兩半。我們將要到的地方，是在石柱源底源頭。源旁兩山崇逼，林木陰森，源水忽斷忽續的流；我們就在源兩旁，東西跨來跨去，走上我們底路。我們亦要到桼樹坑去，因爲在那兒，亦同別的山塢裏一樣，住着一家極苦的人家，據鄉人這樣告訴我。鄉導說，「桼樹坑就在源旁的山坡上，不要走很大的彎路。」

當午太陽正在直射，但在山峽裏走還覺得冷，因爲峽風正在終日冽冽的吹；山上的長林與低草，都蕭瑟地喧嘩著，我們就也不覺寂寞。路上逢不着人，只有些

孤鳥，在兩山間飛越吧了。

午後，路更傾側，山也更嵬巍，雜樹也更茂密；孤鳥飛越兩山間的，午前有，午後却杳然了。鄉導說當我們過去石柱下不上半里，『我們到了桼樹坑了，那座草屋就是。』用手指着前面。

我放眼看去，山坡上有座破壞得不堪的茅屋；似乎沒有門及窗，只在向路的一面，坍了一大片，當是出入的處所。屋前，有塊傾斜的空地，但還堆滿了雪。屋後，就是密密的長林，樹梢掩在雪中，樹幹可在雪枝下清楚地看明。我們走近屋右時，在那邊林下，正有一七八歲的童孩，望後曳着一幹兩圍大的松枝走過來。赤脚踏在雪上，兩手頻頻交互着揩着鼻涕，只顧望後的曳來，沒有知道我們，是時我同別地一般，仿彿已到了自己的家，並能會着母親兄弟們。

跨進那非門的門，我知道他們是難堪了。泥爐滿了灰塵，四圍都坍壞，今天當

已斷炊。一位中老婦人，手臂藏在單衣蓋着的胸前，由外可看出肘頭之所在；膝前靠着一位五六歲的女孩，足未穿襪，也未穿布鞋，只穿着一雙草鞋。他倆正相依着合烘一個火籠。單是一張床，鋪在屋角，簑衣放在床上當被。床頭有兩只破籮，屋底四週，有些雜用家具，如鋤頭，扁担，水桶一類傢伙。屋內是空廓得如西藏的高原，在那空廓中，沒有一點聲響，也沒有狗吠，也沒有鷄鳴，也沒有貓叫，除了那婦女兩雙眼睛烏轉轉望住我們，那門外曳松枝的童孩底步聲外，就只聽見他們因冷而顫慄底瑟瑟了。在那種情狀，我轉眼每種家具上，我轉眼屋底每處，就水桶，地泥，牆上，簑衣，都向我告語起他們底貧苦。一半火般的熱着，一半冰般的冷了，呼吸也屏寂了，身仿彿入了神字，也仿彿遊了牢獄。

「先生，來做什麼的？」那婦人問。我機械般有如到別地一樣，向她簡單說明我們的來意，幷指問那童孩女孩是她底什麼人，他底丈夫在什麼地方。她底山閭

苦楚的風色，理會我們底來意後，漸漸安靜下去面雖灰白着，但有些興奮，數數擺搖她底手，累墜地告訴我們說：

『你們眞修福！你們做人眞好！眞罪過，這種年成貧家眞難過日子。我們已三餐沒有喝吃了。丈夫昨日出去借米，此刻沒有回來。那是我八歲的孩，那是我六歲的女。先生，你看罪過不罪過，這樣的單衣，凍得這樣的紅紫了！先生，你也看看我身上吧，稀薄的單衣呢！全靠這個火籠，全靠這個火籠，能留牢我們的命！』她把那放滿火炭的火籠舉起來，淚水已在面上排成兩條河了；我也有些潤澤，終於向外淌出來了。

『你丈夫叫什麼名字？給我寫上名字在錢票上。』

『火吒』。我筆寫不下去了，『姓什麼？』

『姓施』我忽然沉思——施火吒？火吒司麼？他爲什麼來到此地呢？天下同

名同姓的很多，也許不是我家做過染工的火吒司，也許不是四歲時救我的火吒司；我慢慢移動起我底筆來。

「這里一張票，可拿到縣裏去領錢，錢多少，不一定；要調查確實後，人多多分，人少少分，二十六七就可去領，你藏好不要失去。你不要憂悶，寬心些，明後年收成好些，當也容易過日子了。現在急不來，寬心些好了。」

我們走了。幾回向後去望望那茅舍，幾回都淌淚了。現今是何處無苦厄，現今是何時不遭刼，將來也許不過如是吧，我何忍賒給他們以未來的黃金之夢？此行底結果也不過多惹他們流些淚，多使自己流些淚吧，餘能何有？

由桼樹坑，到石柱源，還有六七里。山徑更難行了，澗水也更急了，山林也更陰森起。足只是步步地前走，心思只是寂寂地輾轉。正眼見的情景，十幾年前的火吒司，都東西南北的結想起來；後來，就弄得一團糟，紛糾的思念中將我團困了。抱着

我拚命 Kiss 的滿面生鬍的染工，落井的救者，用銀針指我小姨畜紙的愛者，都碎步地踏上心頭來了。火般願望着，願望泰樹坑的火吒，並不是那火吒司。發來，甚至於想起我家鄉全般的生活底本質來了。我無千萬的鄉人都被物質生活追逼着，使他們苦惱於衣食穿的鞭下，只有頹唐、淒楚。流浪的也較前稀少了，賭博也較前衰落了，唱曲的也較前凋散了，東西聚集着談笑的也較前少見了，都各自各離開，消磨生命於家與苦作的中間。至於奮亢的生活，去做強盜去，去殺人去的事，却更說不上了；最流行的，却是小偸竊，誰人底田裏白菜被人拔去，誰人屋前衣裳被人收去，却日夜有得聽聞了。天呀！這是我家鄉底生活！

到石柱源，借村頭一家內用午飯。只吃些玉蜀黍粉調成的糊漿，因爲那兒是長年如此。主人底殷懃，使我們溫暖了。雖有陽光，因爲總是嚴冬，四處都還掩着雪，從風雪中走來，我們手足涕淚都凍僵了。也希望春天因了主人底殷懃，就能早些

到入山來我熱望吧！三時趁原路回來，由午飯家起里許，兩山雖壁峙，但山麓却可成田，也有竹們搖曳水邊，較初離黍樹坑那段路，稍有些平畈的風味，在那般的山景中，彳亍着我們兩個，寒風動衣，山雪映空，我頻蓬我髮，以感謝宇宙所贈與人生的偉大。但還不能忘去火吒司，所以一種快感，亦終是一種淒涼的快感。聽那澗水斷落的流，風雪颯颯的細語，攀着古藤，撫着行囊，留心我們底路，這又是離午飯家較遠的一段路上的情景了。

我們開始在中途的一片山坡上休息。我願意永遠停留此地，故願意多坐此地一刻也好，鄉導却是有些乏了。他呆呆地望着山坡下的白水屏聲斂息地寂坐着，仿彿是將入定的老僧，坐了一刻，望見前面有人來了。隨路徑底蜿蜒走來，人在林縫裏忽隱忽現。走近了，我才看清楚那來人，是負着一把鋤頭，鋤頭上掛着一個襆包，一條布裙；我也才在那老瘦而滿面鬍髭的面部上，覺出有我熟識的部分來。

我心頭忽然湧上童年時見過的火吒司的面孔，去和那前面立着的來人相比擬。

我站起了。似乎有種偉大的力使我立刻就站起。

『長大不認識了，你是閔章？今天從那里起身，到這里進來？』他寬大的雙眼中含淚，而鬍叢含笑。

『火吒司！多年未看見了。今早從直坑來。竟在此地會見你了。你好？』我想到他那黍樹坑的家，已知道住在那兒的火吒，就是他。心頭冰了，只聽他說：

『從你家出來，東西的跑，長久沒有安定。但現今却住在柰樹坑了。離你家二年，卽娶了妻，你大約總見過了。因爲有了妻境狀就不安；不一年，又有兒女來，更難支持了。我底家狀，你當已悉識了；不想幾年前我扶持的小孩，竟是現今來給我錢票的人，眞想不到！』

面頰幾寬縮，鬍髭也有些顫動，大的淚，遂流過他面頰，墜入他鬍叢中。我開始

覺得他底身，是非常廣漠。在我面前，像展開有蒙古的戈壁沙漠來，像展開耶路撒冷旁的死海來，像展開西伯里亞的牧野來，是無上的沉默，亦無可比擬的偉大。

「你底家，我們已到過。眞想不到就是！你境狀雖不好，但請你得過也且過吧，誰又不是如此。妻子固累人，也總是妻子。再過幾年，孩女長大了，當能幫助你。你住到此地來幾年了？」

「我來泰樹坑已七八年了，妻子雖累人，但無妻子，這樣的深山中，更難久住了。有妻子，日裏夜間也好呼應。你家都好麼？我聽說你父親已「過輩」了，你母親們康健麼？」

「火吒司，托福，都還過得去。父親死去，你也知道麼？家境當是不好，你當知道我，父親後來變成個好賭的人；他死時，就留下一大筆債給我們。還母親天天都爲此事窘迫着。這樣的年底，我却跑了出來，家裏說不定坐滿債主呢。做人，當有些苦

惱，苦惱是做人的本質，所以請你也寬舒些吧！我看你很過意不去的，你應當隨意些！」

「我初也有些不好，近年却也心平氣和了。做做一天，過去就過去了。有時苦楚極了，呆立在屋外，對着山色但兒女來叫進去看看家人都團聚，心頭也漸漸暖了。昨天，我們正鬧着沒有米。昨午後我去章五里借了一些來；但到今天後才轉，妻子就將你們來的情節告訴我了。到章五里，就知道你們向我家來，但還不知是你，只知道是一位長坦人。」

「我童年時，只知道你離開我們了，但不知你從那里去。就是上午到你家，聽你妻說出你底名字，我還以為同名同姓的很多，不想是你，誰知道就是四歲時從井裏救起我的你？」

感動的淚，從我眼中冒出，比前較大粒的了。穿過淚看他，他低下頭，用手拍拍

破衣。山靈互相告語，淵水當是嗚咽，草木當也搖頭。浮沉在童年與現今的夢境裏，故思與新情，如兩把絲縷，將我們心苦苦繫絆住。我記得他背着樓包布裙。

「你今天往那兒去？」

「我今天到遂昌那邊去掘山粉。一去須四五天才回來。那邊雖遠，但有同伴。」

我們別了，我心腔只有一塊冰血。幾次回頭去看他都還立在那兒送我們行：老瘦的面上，睜動着大眼，徐淌着大淚，鬍髭也亂紛紛的騷動。五步路就認不眞了，十步外只望得清面部與肩頭底搖幌。後來，再向後望，他被樹林隱了；再向後望，穿過樹下，望得見他獨自蹣蹣的去的步武。再就被山遮住看不見了。

桼樹坑過去了，我沒有知道。一路上，只運用我機械的官能，去走那崎嶇的路。我想念着他。他努力去追尋人間底愛，現今却追尋着人間底苦惱了。從井裏救出我的恩人，抱我們拚命接吻的染工，刺我小姨的窗紙的愛者，現在都成了生存在

黍樹坑的他。他底肩上，是掛着一串一串，由人間給他的苦惱；他底樱包裹，嘗裝滿人間底憂慮了。他說，『妻子雖累人，但無妻子，這樣的深山中，更難久住了。』這種由苦惱叢中細細嘗出的滋味，是幾回使我低泣了。愛着人間，穿過痛苦去愛着人間！

那天仍還直坑宿。一夜未睡，直思念他到天明。近黎明睡時，夢着童年時的他了。夢後追思往還，百感齊集了，『呀！人間底愛！人間底苦惱！』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

劉幷

王思玷

農人劉幷當秋雨始歇，新脫幽囚的太陽，含笑站在遠的小山上，向一班勞苦的農人表示得意的時候，披着一領綸草簑衣，搭着一雙麻鞋，背着推却不用的斗笠，在一塊極寬闊的秫田周遭，逛來逛去。

這時的天氣，眞好極了！若連若斷的浮雲，都被太陽的喜樂，染成紅色，再反照在秫穗上，簡直是血一般。路旁細草上，新雨留贈的水珠，也都放射着異彩。從禾田內吹來的涼風，挾着無限的潮潤，撲鼻的糧香。教人感受着，不知要生出如何的愉快，如何的歡忻。但是劉幷在這里，却不爲着這些。

他是記得這紅頭綠桿的秫秫，是吃着他的肉，喝着他的血，浴着他的眼光，長到這麽大的。看看路旁有牛嚙的傷痕沒有？地上有人向裏去的脚跡沒有？或者是

想着今年可以收穫多少糧粒？可以餘賸些吧？明年還可以添買幾畝田地不能？……忽而一條細長的人影，在南邊向東伸過來，印在織網似的隨風搖動的禾影上，正當他在秫田的東北角附耳向裏細聽的時候。他彷彿遇着什麽意外似的急忙把身子向後一抽。接着又把頭探過去。原是一個少年農人，自南邊轉過來。

他向那少年擺了擺手，教他不要發聲。又貼耳向內聽了一下，把他平腫而帶有藍色的臉上的一雙小眼，擠了一擠。那少年也作了個聽的樣子，點點頭，便急忙的又向西去了。劉幷也把他背後的笠笠，向肋下一挾，作賊似的，躲閃着秫科，慢慢的鑽入秫田的深處。

不多一會，就有一個亂雜的聲音發出來。好像人和人追逐的聲音。——就是人們碰着秫科，和秫葉彼此捽擦，和人在溼地裏跋涉泥濘，和人們的怒罵，……的聲音。好一半天！——劉幷和那少年，在秫田裏又推出一個人來。

三個人身上都溼淋淋的。劉幷的簑衣，已滑到一個肩膀上，露出一隻黑黲的胳臂。笋笠拉拉扯扯的在秫科上，但是繩子仍然還掛在他的脖子。把脖子拉得歪着，纔把笋笠從秫科裏拉出來。他一隻手捉住那人的一隻胳臂，一隻手提着帶泥的麻鞋。那個少年也用手捉住那人的那隻手。背上背着糞笈內放着紅大的秫穗。他們六只眼睛，好似是六顆明珠，灼灼的放光，殘影在面龐的凹裏，現了黑色。三個胸脯上的肉，跳個不住。少年的手，並發起抖來。

『當眞嗎？……你放了我吧！趁着沒人見！』被捉的人哀告着，瞧着劉幷的臉說。他一邊說着，也還不住的活動着他的臂膀，帶出脫逃的意思。

劉幷的臉氣變了黃色，更顯難看的一雙小眼，火一般，而且正圓像夜間貓的眼。『你跑！——你跑！——』他反動他闊而厚的嘴唇喘息着說：『加力！綁上他！吧……就跑了你啦！』

『頭一次——我是頭一次！……』

『頭一次？頭一次——你這還是頭一次？……呃！……去年我門首新栽的小樹，被你拔了去栽在你的門首裏上邊還有俺誤斫的一個斧痕，你以爲俺就不認得啦？俺想俺是個田家人！不易！俺就忍受了。麥季裏，你背着麥，我遇着你在大路上。我明明認得是我的麥，試了幾試，我想問問你！我又覺着這不是別的事，我又讓你過去了。我趕快的向地裏去看，可不是我的麥。唉，俺又忍受了！可是你怎麼到底還是這樣做呢？』

『還和他說那些，有閒工夫！』少年忿恨着，周身抖顫着說。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我是頭一回！』

劉幷更氣極了；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他恨恨的把反翦他的繩子拉了兩拉說：『頭一回！頭一回！』他索性舉起帶泥的麻鞋，對準那人的臉上，就是一下。他臉

向那邊一躲，那少年早已放下糞筊，騰出手來，迎着又是一個把掌。蔴鞋上的泥，被不歡迎的臉碰得乒乓的亂墮。那人的臉，半個都是泥的了。他拿出他作賊的本色，把頭一低，一聲也不響，反到成了個可怕的樣子。少年到替他央告起來！說：『算了吧！父親！……算了吧！』

劉井嘆了口氣，彷彿也有點可憐他。可巧他一眼又看見了糞筊的秫穗，又紅又大，不覺得已沈澱的一口怒氣，又沸騰起來。他用鞋指着他已垂下的頭皮，咬定牙齒說：『你嘔死俺了，八！……你嘔死俺了！你偷人家怎麽還挑肥揀瘦呢？你知道俺出多少汗滴，纔長成這一穗秫秫。你知道你偷俺一穗，要拌折俺幾穗。我氣死了！！來拉着走！——交保長！——送縣！——』

『大哥，大哥！饒了我吧！……再打我兩下算了吧；……』

『不成，不成！送縣！逼死了你不教俺過了！』

『眞的嗎?』那人又把他可怕的大眼睜開，和困獸一般，瞪着劉拜說。『好由你吧！我看有多少閑，極了的老爺，管你這無滋味的事。難道因爲我折斷你幾科秫秫，單給你換上一位老爺?……

『哎，大哥！……我看不値得，偺們有仇嗎?……放了我吧!』

『呃，別說啦，別說啦，走吧走！拉着，拉着！——糞笈子！——秫秫！——』.

他爺兒倆當眞的把八交給保長去。保長也收下了。但是沒有見他他只見着一個李爺，他是保長的心腹。他說出的話，差不多也就是保長的話了。

他對劉拜說『保長常和我說：「和你很不錯。他的事，你沒有不答應他的。」我看他待你也不錯。你的事，他也沒有不給你辦的。保長眞也行！每回見縣官總要坐到三個鐘頭，只是他的產業少點，再幾年，差不多就要賠淨了。大哥！公事很不好問

呵你看那里不得錢保保長說「他多虧幾個好朋友是借一千不給八百的」哎大哥你可別多心呵？保長却不是個招搖撞騙的。你別說這點小事再大一點的，他也要給你辦得好好的。這人要像那些保長一樣，——不講究，——早就發了財了。大哥，你信吧？」

他一行說着，一行瞧着劉幷的面龐。還有一個站閑的，——有人說他以前是個地方，——也幫着說了一些頌揚功德的話。劉幷聽着，心裏打着盤算，很不得已的樣子，微笑着，答應了多少『是的。』他心裏好像是沒了主意，總有一個不得意——懊喪——圍繞着他。他臉上一陣一陣的發起燒來。也想說兩句話，但是齒舌不隨使令。只把嘴張開預備了幾回，究竟不好意思的，沒說出話來。末後好歹叮囑了兩句，也就惛惛悵悵的走開了。

他回到家，一夜只是睡不熟。他來回的想：「怎麼辦呢？怎麼辦呢？這次糟了，人

家更要欺負了……我和保長並沒有借一千借八百的人情，他一定給我辦嗎？這當裏我要是……他再不肯呢？並且這是直來直往的事，再……也太虧了。李爺說：「別說這樣的事再大些，……他要像那些保長一樣，已就發了財了。」這話不假！是！——真的！——八一定是死了。下邊再補人情吧。或者他也許借一千借八百。那時——那時——」

好歹的一夜過去了，但是還沒盼到他所希望的第二天還是沒有動靜。他忍不住再到保長那邊看一看。不料剛到門，看門的就對他說了：『保長沒在家，有緊急債務，向朋友那邊借錢去了。』

他一聽很疑悔。可是他還能明白保長不是個圖錢的。再想縱就是他……這些事，一定也不能教看門的知道，教他提給我。沒有的事！公事人那像農人一樣沒事呢？他一壁想着，順着他極面熟的大路，望着和大路一般寬的那一線青天，就又

回到他的家裏也不管紫色的秋燕和翠綠的禾葉告訴他些什麼三天四天仍然不見送八進城。於是他的誤會，漸漸成了的確了。他想保長一定是要……他不得不忍着疼……他那知道保長是個善人，是個慣行好事的，早已把作賊的八放出去了。有好些人說：他是因爲……這的確不是的。

那時劉幷橫了他害疼的心，決意去實行他的錯誤。全不料及一隻脚還在門的裏邊，就和八對了面了。『我又來了！你怎麼我吧！』他猛獸叫號一般的說。劉幷吃驚極了。絕不料事情到了這一步。眼睛只是瞪着嘴顫了兩顫，也沒說出什麼話了。八早已又罵着去了。『你等着吧！劉幷！等着吧！偺倆也不定是魚死網破！一步一步的走着看！』

他這也不用再去見保長了。自己也知道是晚了。並且很後悔。不該。趁着他央

告的時候放了他有多麼好呢？他妻也罵他說：「混賬，該死了！你鄉下人，仗着什麼想不受欺負呢？看張大哥不比你精，不比你有錢？人家明明捉住了的賊，反到又給他五千錢，放他走開。你這辦的好！支着頭等着受吧！」他的兒子嚇得哭了。說：「活不成了！日子到了頭了！」他自己也好像瘋了一般，不住地唧唧嚷嚷的說：「該死了，該死了。」

果然沒過五天，他的秫秫又被偷去了，——偷得很多！——接着不成熟的芋薯，也都被拔下來，棄在道路上。八又不斷地向他家裏去罵。腰裏還帶着小刀，聲言要殺他。又把他的驢，牽去殺了，把驢骨埋在他的祖塋上。別的無賴，見他好欺負，誰不去欺負呢？他爺兒倆田裏是不敢再去了。他簡直給小偷作了佃戶。八並且又威嚇着長工，不許雇給劉幷。短工也不許給他收禾。這些農工，都是老實人，誰肯去惹事呢？劉幷一家人，整日對着哭，眼看是坐斃了。於是蛙兒又鼓起怒來。

他想一樣的人，爲什麼有欺負人的，還有被人欺負的？我有財產，也不是搶了八的。我不欺負人罷了，我一定也要不受人欺負。他兒子也說：『橫直是活不成了！索性反了吧！』但是他每回遇着八的時候，都有幾個穿黃的，或是穿黑灰的人，跟着他，他實在是不敢動。到底有一回，是雪天的夜裏。各種東西，都退却了他的顏色，變成白茫茫的。西北風烈烈的怒號，雪花和彈丸一般，打得臉上肉疼。鴉鵲藏得不得見了。他爺兒兩個，又捉住他。他們捉人的手，和被捉的手，凍成一個了。衣服都凍成了玻璃。他兒子說：『殺却了吧？』他仍是不敢。也沒到家吃點東西，也沒找個地方烤一烤，在這冰泊的夜裏又把八送到縣上去。

有人說：『又被官問了個誤告，把八又放了，還把劉幷押起來。虧得保長也在城裏，極力的替他維持，又罰了四百塊錢，纔把他放出來。』又有人說：『這是一點沒有的事。八已死在雪窩裏。』

宴會之後

王統照

瑞君走在微雨溼後的街道上，覺得剛纔在火光熊熊的室中的暖氣尚包住了全身，所以雖在半夜中的行路，却沒有感到殘冬將盡的寒威；也許是借了幾杯勃蘭地酒的溫力使得身上的血脈非常興奮而週行迅速的緣故。他以爲步行中有些別致的趣味，所以一出了友人的大門，便不雇街車慢慢地走回家去。

「這實在是一場有趣的消寒會呀！鮮嫩的鴨湯；糖醋的鯉魚；淡黃瀲灩色的醇酒，飲在喉內又順利而又微帶點澀味，殷勤的僕人，不斷地向壁爐內多添煤火。朋非的談興實在生動而闊大，他的帶有滑稽的笑話，將四五個人的食量越發擴充開來，一碗碗的上等飯儘着添加，只是不夠吃的。……還有瑞明的狂歌，唱着聞鈴中的唐明皇，是何等慘惻而哀戀！……幸得有他的悲歌，方能將主人家的米飯

多省却幾碗……呵！呵我若請他們會餐時，這個方法倒不可不學個乖來呢。……

他沒有大醉，他的飲量却還過得去，但在明燈醇酒中的紛擾，也足以使他的平常約束力失了幾分的效率。他一邊走着，一邊向方纔的片刻的過去有興味地回憶着口舌中無意的微微合動，彷彿還嚐清肥鴨子湯的餘味。

街燈太少了，一條曲尺形的小街，看去只有這兩點朦朧的圓光，又加上爲雨後的溼氣所籠罩着，更看不出三尺以外的距離的事物。幸而街上靜悄悄地，包在深黑的夜幕裏，沒有甚麼聲音來擾動他的快樂的簡短的回憶。

步履在無意中却加急了，因爲看不見星星的空中，又忽然灑落起雨點來。寒夜的尖風，從狹窄的街口逼過來，便覺得今夜的天氣要有點變化了。這時暖室中的種種印象，歡樂與飲啖的滋味，在他的思想中也漸漸地淡薄下來，而家庭中的燈光，却似在身前引導着他迅速地歸去。

又一幕的未來的幻影影片，在他懵懂的心上開放了。他那位好穿淡綠衣服的妻子，正在窗下對了鏡子梳髮。多年相隨的僕婦，關於結髮的手術熟練而且精巧，每見一個新式的髻子，總想法搬運到她的頭上來。不過她却不甚留心的。……哦！燈影從左邊照來，映着紅綠的燈罩，光綫美麗而帶有溫暖的氣象，與玻璃鏡子的光互相映射着，能看得她的豐潤的面部，異常清顯。她不願意三天五天便將髻子的樣式換一個，因爲這是與頭髮的保存很有關係的，自然是她的慣性；不願柔而細軟的黑髮，綫在梳子上或擲在地下的。她一面留心去指導着僕婦爲她梳髮；一面時時回顧着牀上睡熟的小孩子，他那雙好動的小手，雖在冷冷的夜裏，却仍是伸在外面，幸而室中是溫暖的，她雖沒有強制他的本能的力量，但因此也似乎可以放心了。

她們在那間精雅而溫熱的室中，必是談着呢。她一手用細細地棉花塞在木

梳的疎櫺裏預備去塞出髮上的積垢；一面與僕婦慢慢談着：「幾點鐘了？」「今兒晚上冷得利害呵！」或者是「玩也有個時候，老是沒早沒晚的……」這一類的話。僕婦是個靈敏而最知道他的性情的婦人，便微笑着不答了。

四圍寂靜了起來，只可聽見火爐內的爆炭聲。

印象在過去的經驗的集合中引導得他急急地往前走去。雨勢却更大了，忽然一陣街頭上的柝聲，把他驚醒，却已立在鄰家的門簷下呢。

方纔在寒雨的路中虛空的印象，到此已證實了。他脫去皮鞋，欹在一把軟皮椅子上，兩隻模糊的眼光似閉非閉地向他妻注視着。妻呢，却梳完頭多時了，並且已將小孩子的單襪洗好，一隻隻掛在屋角的木架上，並且喊那位善於微笑的僕婦，另外泡了一壺濃濃的茶來。她以為他真是過於醉了，不大敢靠近他說話，只是

由眼角邊向他作刺諷般的微笑。

寫君走了二三里的長的街路，酒力的興奮，來到家中似乎全在她那諷刺般的眼角的微笑中消失了。用左手墊了腮頰，斜躺在椅子上也沒有說話。

她便開始同他說了些閒話，末後問起消寒會的情形來。他於是從椅子上下來，在她身旁，將鵬湯與勃蘭地酒的味道，如何可口的話，不住口的說了出來。她沒有聽完，却撲嗤的笑了，便道：「就你們那幾個人嗎？爲什麼他們不將他們的夫人帶去也一同快樂呢？」她說完笑着，仰看着他。

「是呀，他們都知道；這却是他們都齊聲說女人們到那里只不過使大家多添些麻煩，並且人人便都拘束起來，沒得很痛快的談笑吃喝的趣味呢。……」他這時鄭重地答她的話。

她早已脫去了裙子，這時正用棕子縛成的條箒掃去長襪上的細塵，聽了他

的話，並不抬頭，却慢慢地道：

『我不會信帶了女人去赴會，會使得你們都不快樂。那末爲甚麽你們都要結婚呢？』

他不禁用手輕輕地向她肩上推了一把道：『你眞會說！這是實在情形：女人們拘束而多心，新舊的女子同是一副面孔，有她們在坐使大家快樂的興致減去了好多。只好……說些應酬話去照應呢。……』

他還沒說完，她將棕箒放在椅上，抬頭望了一望，却摸摸自己的嘴脣，從一雙澄澈目光中透出譏諷的笑來道：『哦！我的舌頭尙在口裏呢！虧得你們這些人人前一面說，人後一面說。……』

『怎麽是呢？』

『嗳！你們是好講究社交呵；講究男女間要有相當的交際呵；女子不應當盡

日在家庭呵，……却不道你們專會在正面上說得好聽，做起事來却又討厭女人們的拘束與多心……」

他眞的着急了，便挨近一步，——她並不避開，向她說：

「不是的，你錯會了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說一些女人們都是拘束多心的，總覺得在這等痛快的宴會裏，像你們去並坐下待不多時，又是得記惦着孩子們冷呵熱呵，又不能吃酒呵，他們見了各人家的女眷，總得規規矩矩地連句笑話也說不出來，——自然是恐怕輕易得罪人，而且你們又不能多坐，臨走的時候，難道那些作丈夫的不伴送回去嗎？……那不過是一種應酬式的吃飯罷了，……實在沒有甚麼。……」

「原來，……」

他不等得她說出下面的幾個字來，即刻握住了她的一雙手，續說道：「你……

……你先不要說，不是，你沒有聽明白呢。再一層就是那是男性揮發的的場所，煙味的激刺，酒肉芬香的劇烈，你們比較上在安靜家庭裏很安閒慣的人，到那種地方總感到紛亂而沒有趣味。再說吧，……再說吧，你們這些人一去，我們總不能多吃酒了，吸香烟了，大家須要矜持些。言語呵，談到婦女的身上，尤須少說，或者謹愼地說，更不能帶出一點的嘲笑與滑稽的興味來。所以他們自從多日要集合朋友作一個痛痛快快的消寒會，計議着不要呆板，不要過於拘束，儘可隨意的樂一樂。本來這等聚會，也不是常有的事，他們都約着以爲男子偶然浪漫地快樂，還不妨事，女人們一去，兩面總不合式。所以除了密司忒王，密司忒顧，沒有結婚者以外，一個人也沒有同了他夫人前去，正是爲的這個原故。……」

他還想分外將這層儘力的擴充着說下去，但說到這里似乎再沒得說了。少遲了一會，便道：「還有呢，總是爲你們多不好向這等快樂有充分的傾向，……但

你知道我，……他們都如此說，我怎好一個人同你去呢！』

她抿着嘴唇，一手攏起左頰上的鬆髮笑道：

『爲甚麼我們對於這等快樂不能有充分的傾向呢？』

他不意她還追問上這句話，本來沒有預備，便直率地道：『總是爲得心太分了的緣故吧，我也不大很明白。』

『醉話呢，強辭奪理地說……』

『不，』他說時一隻手握了妻的尖指，緊緊地不放，却將身子斜靠在案上的絨桌幂上道：

『不，我沒有多吃酒呢。確實我也不十分明白；但我也認爲這等過於煩亂的場所，你們去就感到痛苦了。而且也不能呢。像密散司趙，她那兩個小孩子，總是她一個人料理着，你想——這正是譬喻呢，一位女人有了兩個小孩子，家裏又沒有

好多人，她還能有多少工夫和快樂的心緒，到很快樂而自由談笑的消寒會中呢。……還有其他的……」

她只是默然不語，雙頰上面湊成微笑的渦痕，看看牀上睡的動也不動的小孩子，蓋在薄絨被下，如畫成的美麗圖畫一般的可愛。一面時時將她明亮的目光，望着挨近身邊的丈夫，似乎靜聽他的長篇大論的言語。不料竊君說到這里，驟然停止，似乎再也沒得說了，似乎自己所說的話邏輯上一絲毫的露痕也沒有了。

她重復向他看了一眼，却作出驚訝的態度來道：「原來，原來是這樣的。但你們這等集會，沒有一個女性不嫌太乾燥嗎？從前不是有人這樣說凡一個團體裏，女性是不可缺少的嗎？」

這句話驟然將他提醒了，微醺後的記憶，便不禁面部微紅了道：「忘了告訴你！今晚上的消寒會，却有一位密司吳呢。——她是體育學校的教員。但她爲人是

不拘執的，所以……」

她點頭微歎道：「原來是位密司……密司吳呢！原來她是不拘執的呢！原來呵，原來如此，……」她故意地滑稽而且贊歎般的重複述說，他却更不好過了，頭也漸漸低下幾乎可以吻着她的手腕了。

她却慢慢地道：「這有甚麼？像小孩子般的羞慚呢？不過資格的高下，在這里顯分出一點標準來罷了。「女人們總不相宜到這等場所。」「能以減少男性的快樂，」「拘執而多心，」「一個或者兩個小孩子的掛念，」「忿」，夠了沒有了哦！是了，「體育學校的教員一位密司，」……」她再也不能往下說下去了，其他的話，已經在笑聲中嚥了下去。

他本來有幾分醉意了，初時還強着在那里高興地談着，這時却覺得一句話也不能多說了。只是將頭俯在臂上，一手熱熱地握住她的柔軟的指尖，彎着腰在

案上裝睡。她更笑得立不住了，幾乎也要俯在案上。忽然聽得牀上的孩子夢中喊媽媽的聲音，便止住笑，掙脫了在丈夫臂內的左手，上牀去給小孩子乳吃去了。

半夜後的雨聲沒有了，北風吹得窗紙呼呼地響。寤君這時正被醺醺的酒力催移着到了另一個境界。他似乎遇到了好多幻像不到的事實，他似乎方纔記得與幾個女子在月光如銀的草地上隨意地坐着飲茶、談話。談得是縹渺而不著迹象的事。那時月光分外清朗，淡青色的天空，如同罩了銀灰色的薄幕一樣。淡淡的星星，溶溶的天河，都在空中點綴出神奇的美麗。他又親切地看見由月光中飛出了一雙羽毛燦爛的錦鷄，在草地上飛來飛去，一聲高吭的啼聲，頓然將月光掩却。幾位談話的同伴都不知去向了，天空中驟然變爲黑暗，而他戰慄地仰視着空中那些大大小小的羣星，却滿天跳舞起來。正如萬千個淡明的火光由爐中爆出一

樣。尤其是那顆多尾的彗星，如孔雀尾部的翠眼一班，在空中飛舞得令人眼倦。

正在這個奇幻的色彩裏，他忽然另覓到一個境界。

還是在明月的夜午呢。潔淨幽雅的一所樓房中，房子的牆彷彿用雲母石砌成一般的柔滑。窗上的白紗的帷帘，時時被清風扇動，將清輝飽滿的月光，由明潔的玻璃上透過。室中瓶花，絲毯，都似平生所沒曾見過的工緻品。月光正在他身上蕩漾的時候，他方纔覺得身旁還有個美麗豐柔的女子很沈靜地睡着，正似在夏日的天氣裏，他臥在細紋的花簟上，覺得微微出了一些汗。不過由月光中看見這位自來沒曾見過心裏猜疑着說是位女神的女子，便覺得一切的煩熱都屏除了。不想過去；也不念及將來，正在神識安靜的時候，忽地由室外進來了一位長鬢拄杖的古神，顏色嚴厲而沈重，却大聲叱喝着道：『這是甚麼地方呀？那里容得你們來呢，……』還有好多的話，自然他也記不清楚了。這時那位女子早已由窗中躍

出，他也被老人逼出室外，只看見月色如鍊成的白霜着在地上，着在大葉的樹枝上。四圍沈寂，不知是在何等地方？他想跑走，但恐怕有甚麽危險，便不禁地喊了出來。

一身汗由醉中醒來，覺得被子太多了。揭去一層，却正觸着她的手臂。她還喃喃地笑道：『原來，……』

他這時聽着打窗的風聲自己的餘醉也全醒了，嗅到身旁的她的柔髮上的香氣，便不禁向她耳畔吻了一下。低聲笑了。

十二，四，十日。

小說月報叢刊

本叢刊係將小說月報的重要文章加以整理分類編纂而成較之舊報的彙訂本另現一番新面目全書分五集共六十册定價五元每集十二册定價一元一角書名列下

第一集

- 換巢鸞鳳（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 日本的詩歌　周作人等著
- 世界的火災（愛羅先珂童話集）　魯迅譯
- 曼殊斐兒　徐志摩等著
- 詩人的宗教（太戈爾論文集）　胡愈之等譯
- 毀滅　朱自清等著
- 死後之勝利（戲曲）　王統照著
- 歧路（詩歌集）　周作人等著
- 社戲（創作集）　魯迅等著
- 神曲一臠（檀德原著）　錢稻孫譯
- 近代德國文學主潮　李漢俊等譯
- 犯罪（柴霍甫小說集）　耿濟之等譯

第二集

- 創作討論　瞿世英等著

第三集

- 商人婦（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 諺語的研究　郭紹虞著
- 鄰人之愛（安特列夫的戲曲）　沈澤民譯
- 良夜（詩歌集）　王統照等著
- 或人的悲哀（創作集）　廬隱女士等著
- 俄國四大文學家　耿濟之著
- 瘋人日記（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上）　耿濟之譯
- 熊獵（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下）　孫伏園等譯
- 笑的歷史（創作集）　朱自清等著
- 瑞典詩人赫滕斯頓　沈澤民譯
- 狂飆運動　李漢俊等譯
- 聖經與文學　周作人等著
- 太戈爾詩　鄭振鐸譯

海嘯 梁實秋等著
樓羅古勃 周建人等譯
北歐文學一臠 李達著譯
平常的故事（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丹麥文學一臠 沈雁冰等譯
歸來（創作集） 顧仲起等著
三天（創作集） 冰心女士等著
包以爾 沈澤民等譯
戀親會（戲曲集） 葉紹鈞等著
芬蘭文學一臠 沈雁冰等譯

第四集

在酒樓上（創作集） 魯迅等著
法朗士傳 陳小航等譯
法朗士集 高眞常等著
彷徨（創作集） 廬隱女士等著
詩經的厄運與幸運 顧頡剛著
波蘭文學一臠上 周作人等譯
波蘭文學一臠下 李達等譯

第五集

阿富汗的戀歌（翻譯詩歌集） 沈雁冰等譯
校長（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武者小路實篤集 周作人等譯
日本小說集 周作人等譯
孤鴻（戲曲集） 顧一樵等著
詩的原理 林孖等譯著
坦白（佛羅貝爾原著） 沈澤民譯
一個青年（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牧羊兒（童話集） 葉紹鈞 徐志摩等著
新猶太文學一臠 沈雁冰等譯
新猶太小說集 沈雁冰等譯
生與死的一行列（創作集） 王統照等著
婀拉亭與巴羅米德（梅脫靈著） 儉叟譯
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耿濟之譯
眷顧（新詩集） 周仿溪等著
費斯奇集 冬芬等譯
技藝（創作集） 王統照等著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A Youth"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小說月報叢刊) 一個青年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